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 源月

目摇摇录

| | |
|-------|---|
| 娱摇摇园 | 员 |
| 初摇摇恋 | 源 |
| 寻路的人 | 远 |
| 北京的茶食 | 愿 |
| 故乡的野菜 | 苑 |
| 济南道中 | 颀 |
| 苦摇摇雨 | 源 |
| 喝摇摇茶 | 苑 |
| 鸟摇摇声 | 颀 |
| 若子的病 | 颀 |
| 乌篷船 | 颀 |
| 厂摇摇甸 | 颀 |
| 北平的春天 | 颀 |
| 结缘豆 | 颀 |
| 雨感想 | 颀 |
| 石板路 | 颀 |
| 自己的园地 | 颀 |
| 苍摇摇蝇 | 颀 |
| 沉摇摇默 | 缘 |
| 生活之艺术 | 缘 |

| | |
|--------------|---|
| 十字街头的塔 | 缘 |
| 日记与尺牘 | 缘 |
| 葛理斯的话 | 邇 |
| 谈酒 | 缘 |
| 金鱼 | 遽 |
| 虱子 | 苑 |
| 两株树 | 苑 |
| 闭户读书论 | 愿 |
| 吃菜 | 愿 |
| 关于苦茶 | 愿 |
| 关于寓言 | 怨 |
| 本色 | 怨 |
| 买墨小记 | 怨 |
| 自己的文章 | 园 |
| 赋得猫 | 源 |
| 谈搔痒 | 猿 |
| 梦想之一 | 苑 |
| 蚯蚓 | 园 |
| 立春以前 | 苑 |
| 风的话 | 源 |
| 梅兰竹菊 | 缘 |
| 羊肝饼 | 苑 |
| 向日葵的神话 | 怨 |
| 入厕读书 | 园 |
| 思想革命 | 苑 |
| 祖先崇拜 | 愿 |
| 碰伤 | 园 |

| | |
|------------------|-----|
| “重来” | 员 翊 |
|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 员 源 |
| 伟大的捕风 | 员 苑 |
| 哑吧礼赞 | 员 园 |
| 麻醉礼赞 | 员 猿 |
| 太摇监 | 员 远 |
| 关于命运 | 员 园 |
| 关于活埋 | 员 源 |
| 论万民伞 | 员 员 |
| 再论万民伞 | 员 猿 |
| 鬼怒川事件 | 员 远 |
| 谈食人 | 员 员 |
| 畏天悯人 | 员 远 |
| 甲申怀古 | 园 园 |
| 打狗之道 | 园 猿 |
| 关于宽容 | 园 远 |
| 爱罗先珂君 | 园 园 |
| 志摩纪念 | 园 远 |
| 半农纪念 | 园 园 |
| 怀废名 | 园 原 |
| 章太炎的法律 | 园 园 |
| 鲁迅的笑 | 园 员 |
| 钱玄同 | 园 猿 |
| 《自己的园地》旧序 | 园 远 |
| 《雨天的书》自序一 | 园 怨 |
| 《雨天的书》自序二 | 园 园 |

| | |
|-------------------|----|
| 《谈龙集》《谈虎集》序 | 圆猿 |
| 《夜读抄》小引 | 圆缘 |
| 《看云集》自序 | 圆苑 |
| 《周作人书信》序言 | 圆怨 |
| 《苦竹杂记》小引 | 圆蒙 |
| 《秉烛谈》序 | 圆圆 |
| 《桑下丛谈》小引 | 圆源 |
| 《书房一角》原序 | 圆缘 |
| 《药堂语录》序 | 圆愿 |
| 《十堂笔谈》小引 | 圆苑 |
| | |
| 读《欲海回狂》 | 圆圆 |
| 《颜氏学记》 | 圆缘 |
| 《颜氏家训》 | 圆怨 |
| 《甲行日注》 | 圆源 |
| 《论语》小记 | 圆愿 |
| 《拜环堂尺牍》 | 圆蒙 |
| 《神州天子国》 | 圆愿 |

娱摇摇园

有三处地方 ,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 ,——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 ,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 ,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 ,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说 ,是“在水石庄 枕碧湖 ,带平林 ,广约顷许。曲构云缭 ,疏筑花幕。竹高出墙 树古当户。离离蔚蔚 ,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年) ,我初到那里是光绪甲午 ,已在四十年后 ,遍地都长了荒草 ,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了。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 ,记中称它“方池湛然 ,帘户静镜 ,花水孕靛 ,笋石馥蓝”的便是。《娱园诗存》卷三中有诸人题词 ,樊樊山的《望江南》云 ,

“冰靛净 ,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床偎瘦鹤 ,波摇琴幌散文鱼 水竹夜窗虚。”

陶子缜的一首云 ,

“澄潭莹 ,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蛎洞 ,柳丝泉筑水鳧床 :古帧写秋光。”

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 ,但因此总可以略想见它的幽雅了。我们所见只是废墟 ,但也觉得非常有趣 ,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 ,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 ,也是一个原因。

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 ,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 ,所

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随后又都剪去,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在外边漂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但是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焰(云信集)的余光所映照。摇十二年三月。

初摇摇恋

摇摇那时我十四岁 ,她大约是十三岁吧。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 ,间壁住着一家姚姓 ,她便是那家的女儿 ,她本姓杨 ,住在清波门头 ,大约因为行三 ,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 ,便认她做干女儿 ,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 ,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 ,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 ,彼此都不交口 ,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 ,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 ,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 ,随后走下楼来 ,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 ,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 ,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 ,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近视 ,但是还有一层缘故 ,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 ,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 ,抬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 ,仿佛是一个尖面庞 ,乌眼睛 ,瘦小身材 ,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 ,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 ,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 ,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 ,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 ,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 ,自己也是知道的 ,但最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 ,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 ,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 ,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

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 , 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 , 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 , 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 , 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 , 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 , 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 , 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 , 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 , 末了说道 :

“阿三那小东西 , 也不是好货 , 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 , 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 , 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 , 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 , 阮升告假回去 , 顺便到我家里 , 说起花牌楼的事情 , 说道 :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 , 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 , 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 , 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摇一九二二年九月。

色。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 ,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
摇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北京的茶食

摇摇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

件事很有趣味 ,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 ,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兴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 ,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 ,看秋河 ,看花 ,听雨 ,闻香 ,喝不求解渴的酒 ,吃不求饱的点心 ,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 ,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 ,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 ,别的不说 ,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 ,终未曾吃到好点心。摇十三年二月。

故乡的野菜

摇摇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菜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陔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摇摇“黄花麦果韧结结，
摇摇关得大门自要吃：
摇摇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淪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病，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摇十三年二月。

济南道中

摇摇伏园兄 ,你应该还记得“夜航船”的趣味吧?这个趣味里的确包含有些不很优雅的非趣味 ,但如一切过去的记忆一样 ,我们所记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经过时间融化变了形的东西 ,所以想起来还是很好的趣味。我平素由绍兴往杭州总从城里动身 ,(这是二十年前的话了 ,)有一回同几个朋友从乡间乘船 ,这九十里的一站路足足走了半天一夜 ;下午开船 ,傍晚才到西郭门外 ,于是停泊 ,大家上岸吃酒饭。这很有牧歌的趣味 ,值得田园画家的描写。第二天早晨到了西兴 ,埠头的饭店主人很殷勤地留客 ,点头说“吃了饭去” ,进去坐在里面(斯文人当然不在柜台边和“短衣帮”并排着坐 ,)破板桌边 ,便端出烤虾小炒腌鸭蛋等“家常便饭”来 ,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可惜我好久好久不曾吃了。

今天我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 ,不禁忽然的想起旧事来。火车里吃的是大菜 ,车站上的小贩又都关出在木栅栏外 ,不容易买到土俗品来吃。先前却不是如此 ,一九〇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那时的大臣是水竹村人)的考试的时候 ,还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 ,如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 ,十五个铜子一只的烧鸡之类 ;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 ,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 ,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 ,都摔到窗外去了。在日本旅行 ,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 ,(现在对于日本的事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半句 ,不然恐要蹈邓先生的覆辙 ,)却仍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我在东海道中买过一箱“日本第一的吉备团子” ,虽然